这是一个冗长、别扭的故事。

我是山东人，县城长大的，家境一般，长得一般，智商一般，小学初中学习也一般，总之啥都一般。我爸妈打小也没想让我有啥大出息，考个普通211算完成任务，考个山大就算光宗耀祖。

但是呢，唯一不一般的是，我从小就有比较严重的呼吸道疾病，需要频繁清痰、咳嗽，久而久之，小孩们都不喜欢我，觉得我脏脏的，不和我玩，没人和我玩导致我的性格也逐渐变得孤僻怪异，从没人愿意和我交流，逐渐变成我不愿和人交流，爱好也向着死宅方向深入发展，漫画、游戏成了我的最爱。

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升高中。我们县城有四所高中，比较突出的是以清北率著称的一中，和以重本率著称的实中。前面说了，我爸妈从来没觉得我有啥大出息，以及我初中成绩确实也说不上好，于是让我选了实中。

进了实中后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高中强制断开了和游戏、漫画的联系，我的成绩突然突飞猛进，从实验班吊车尾一路杀到实验班前列，最后甚至在分科考试中拿到了综合第二，文科第一，理科第三的成绩。

当然，这也没啥好骄傲的，毕竟实中和一中不同，本身尖子生就不咋地，实中的第一撑死也就是县里前10的水平。

但是校长，他有不同的想法，实中自建校以来，只出过一个清北，而且文科出了名的弱。理所当然地，他打上了我的主意，想让我当文科班的重点培养对象。于是在校长的一顿嘴炮后，我选择了文科班。

在文科班，我认识了我的初恋，不过我们的第一次交道打的不算愉快。那是一个午后，还没上课，来的人不多，我卡痰后趴在桌子上清嗓子，在这个过程中她走了进来。平视过去，最先看到的是她蓝色的发带，然后才是她的脸，她实在太小了，身高不到1m6，只看外貌就像一个小学生，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看到我后，她问我，你是不是快死了（咳嗽的样子是有点夸张）。性格阴暗的我回怼了一句，我就是快死了，掐死你的力气也是有的。

然后呢，我们便相安无事的度过了近两年的时间，这两年内我成绩很稳定，学校前三，县前20吊车尾。

为什么要一直强调我的成绩呢，因为故事的转折和我的成绩有关。这个转折发生在高二下。按照山东高考的习惯，高二下已经学完了全部课程，并且已经开始一轮复习。

为了检验一轮复习结果，地级市组织了一次全市大联考，从结果上，我考了地级市第一名。我校长知道后直接拉了横幅庆祝，并把鄙人的大头挂在一楼大厅展览（全然忘记自己一个月前把我睡觉的大头挂在那里的事情）

在这件事的刺激下，校长重启了他的清北梦，但是实中硬件软件都不允许在裸分上实现清北从1到2的突破，于是校长开始了自主招生计划，开始组织我们尖子生外出学习自招课程。

高二的暑假，校长决定把我们送到济南学习。本着去旅游的心态，我报名了这次学习。但是，我们文科实验班只有两个男生，而另一位不想参加，为了平摊房租，我只能和理科实验班的人组队去。

去济南的车是中午发车的，在去的前一天，带队老师告诉我们，第二天可以穿便服上学，这样中午不用换衣服。

第二天，有且仅有两个倒霉蛋信了带队老师的邪，一个是我，穿了一套程序员红方格衬衫，一个是她，穿了一条牛仔裤配白色上衣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我们两个尴尬地上了一上午课，并第一次注意到了彼此的存在。

然后我们就去了济南，在路上，我的理科室友和人就一个奥数问题发生了争执，这场争执从上车开始一直持续到下车，并延续到了宾馆。宾馆的钥匙必须两个人同时在场才能领取，于是我就一直等啊等，等到所有人都领取完了钥匙，我的搭子才发出了胜利宣言，和我一起领取最后一把剩下的钥匙。

领取完钥匙已经是下午了，我想整点水果吃，于是就去了楼下水果店，看上了一盒橘子，往秤上一放，价格飙升到了三位数。我连忙表示没带够钱，店主听后直接手起刀落拆盒拿出四个橘子重新打包，在我还没发出反对声时，就贴好了价目：48r，请。

那时候我还年轻，脸皮薄，咬咬牙买了48r的四个橘子。但是我的晚饭预算一天只有10r，所以晚上只能挨饿。在第二个饥饿的夜晚，和家里打完电话后，我在楼道游荡，撞见了外出购物提着西瓜回来的她。由于各种原因，我48r四个橘子的壮举已经周所周知，所以她也看出了我的窘迫，向我发出了邀请：吃西瓜吗？

直到这时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她就住我隔壁。只能说感谢我那执着的理科室友。本来呢，我是想拒绝的，但是还是太饿了，所以厚着脸皮进了人家房间吃西瓜，一边吃一边聊了起来，然后就发现两人爱好出奇的一致，都是傻卵二次元。于是乎，因为西瓜和橘子，我们熟了起来，并交换了联系方式，在济南成了吃饭搭子和友好邻居。第一次，我有了一个可以深入交流爱好的异性朋友，长得还很可爱。

（不要吐槽我为什么高二了还没加完同学好友，自闭死宅是这样的）

学习结束后，我们返校回家，继续保持着线上的联络，在剩下的暑假里畅聊我们喜欢的作品，直到开学。

开学后，我们升上了高三。我英语和书写都不好，为了挤出时间提高，下午下课后我开始不吃晚饭留在教室，她则是家里的小公主，晚上只吃家里带的便当，不吃食堂。理所当然地，两个不去食堂的有共同语言的人在教室里走到了一起，我练着字，嘴上和她讨论我们都感兴趣的话题，她在旁边看着我，偶尔塞给我几个家里带的寿司。

从某个时间点开始，下了晚自习的我们会结伴回家，穿过学校门口长长的走廊。在阴雨天，她会把伞交给粗心大意没有带雨具的我，让我笨拙地撑起两人的一方小天地；在晴朗时，我会对着月亮开玩笑地说：今晚月色真美，而她会笑着发出“切切切”的声音。

但是此时的我，只是把她当作难得的朋友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复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，一次公开课，她的试卷被当作反面教材重点批评，下课后，她就哭着冲出了教室，我紧跟着她，直到确定她只是去了盥洗室。我默默跟了进去，把随身的手帕纸放到她身边（呼吸道疾病伏笔），然后退了出去守在门口。过了不知道多久，在两声响亮的擤鼻涕声后，她红着眼走了出来，跟我回了教室。

从那之后，我们的关系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。因为我追出去的行为，以及天天晚上在一块儿，我们班开始传我们俩的八卦，我也开始有了一点点心动。

不久后的一天，又是一个午后，就像我们初识时那样，又是一个只有我们俩人的教室。我先到一步，因为午觉没睡好在课桌上打起了盹。

在朦胧中，我感觉到有一只手在轻轻地蹭我的脸，在午后金色的阳光里，我睁开了我的眼，首先看见的是她的手，然后是她的脸。我想就是那个瞬间，我喜欢上了这个小小的女孩。

喜欢上她后，我开始思索下一步咋办。当时的我觉得已经高三了，直接表白无论成败都会影响彼此学习，而且我觉得我啥也不是，没资格也没能力承担一段关系。

所以我暗暗下了一个决定，把我们俩的学习搞起来，我拿下清北，她拿下北外，然后我风风光光地向她表白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开始了我个人的大跃进行动，一向依赖游戏为生的我从那时开始戒了整整一年游戏，晚上1点睡，早上5点起，像一个陀螺一样从早忙到晚，以至于ig夺冠都是我好基友告诉我的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当年年底的统考我就又拿下了一个全市第一，过年后的一模成绩也非常理想，基本稳定在640左右，人大保底，可冲清北。

当然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也没有因为压力放弃以前的相处模式，依旧在忙碌的一天后，在夜晚一起分享难得的闲暇。在假期时，用她的b站账号一起看喜欢的番剧，在看完后分享对番剧的感受。

有一次，我晚上睡不着觉，用她的账号看了两集番，耗到凌晨两点。第二天，她就告诉我，以后不许这样了，这样会把身体熬坏的。

很讽刺，现在的我几乎没在两点前睡过觉。

渐渐地，我的老师们都成了cp头子，分别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暗示。我的班主任首当其冲（在此对清华哥表示sorry），在分发资料时把我们俩的扣在一起，然后一块儿点名发放。

我的地理老师更是火上浇油，在地理课上大谈婚恋：“YYY（她），你这个不到1m6的身高以后一定要找个高一点的对象，至少1m8，不然对后代不好，唉，XXX（我）你多高来着？”没反应过来的我下意识回答：“1m8啊。”课堂上顿时洋溢着欢乐的气息

历史老师则非常含蓄，把我们俩一起弄到办公室指导，并对她说，以后谈了男朋友一定带回来给她看看验验货（眼神瞥我）。

在老师们的支持下，我继续努力，向着那个目标前进，二模又砍下了一个全市第一。时间飞逝，转眼间就到了高考前夕。那天体检，她量完身高后急匆匆地向我跑来，对我说：“我有1m6哦”，我心领神会地说，我也有1m8。这是曾经属于我们的小小默契。

高考那两天，我们分到了同一个考场，理所当然地，我们在校车上是邻座，一边紧张地复习，一边畅想着我们的未来。第二天上午的文综，下了大雨，而下午的英语，好像有人安排好的一样，雨过天晴。一切结束的时候，金色的夕阳洒在地面，通过残留的雨水折射在返程的校车上，照在我身旁她浅浅的睡脸上，就像我喜欢上她的那个下午。

Ok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来了。

高考后，我玩了两天，开始估分，英语非常理想，语文还算凑合，文综马马虎虎，但是数学出了问题。圆锥曲线第一问解错了，这导致12分的大题全盘接输，再加上文科自带的波动，最坏情况下，我可能会比理想清北线（650）低20分左右。

答案对出来后，我很慌，然后做了一个很叶少的决定，去北京看看，看看清华北大，看看大城市里的东西，做一下心理建设。但很不幸，我没和叶少一样顿悟。

从北京回来后不久，高考分数就公布了，和预估一样，我考砸了，630档位。

拿着这个分数，我去找了我们当地比较出名的填报专家，专家翻了翻往年的录取分数线，得出结论，最好的专业是中山的岭南和中国政法的法，最好的学校是武大。

当我准备离开专家的家时，她走了进来，我们很巧合地成了咨询同一位专家的前后两人，这也是我估分后第一次见她。现在想想，那可能是老天爷给我的一次机会，只是那时的我太好强了，因为没完成目标，什么也没说就走了（对不起，我就是个混蛋）。

我们那年是最后一届旧高考，一个志愿的构成是一个大学+若干专业。如果你的分数没有满足你的第一志愿，且选择服从调剂，你不会直接被下放到第二志愿，而是在第一志愿院校中找一个缺人的专业调剂。如果不服从调剂，则会有很大的滑档风险。

考虑到我不太想去武大读哲学，权衡利弊后，我决定选法大法+服从调剂，放弃那个名校的梦想。这一决定成了我本科四年噩梦的开始。

做出决定后，7月7日，我带着花和巧克力去找了她，表达了我的想法，她表示理解，但是很不幸，她已经选了中南财的法学，且接受不了异地恋。之后，我们友好告别。

到这一步只能说是我活该，是我自己的自负和傲慢搞砸了一切。

又过了几天，高考志愿填报结果出来了，很不幸，虽然我的排名在过去十年的统计中都能进法大法学，但好死不死那一年正好差一分，我滑档进了法大的冷门专业商科，更讽刺的是，我的分数又刚好高武大信管一分。一念之差，一步之错，全盘皆输。

之后我就陷入了很长时间的自怨自艾中，我的人去了北京，我的心去了武汉，而我本可以挽回这一切。

进了大学，我给自己揽了一大堆事情，用工作麻木自己，卷绩点，卷学生工作，卷志愿，卷竞赛，做所有能卷的事情，让自己像一块儿铁板上的鱿鱼一样，从而暂时忘掉事业+爱情双崩盘的痛苦。

在那个时期，我和她仍然保持着联系，也维持着朋友关系，我依然喜欢她，但我也知道我们缺乏可能，黄河太宽，长江太长，从北京到武汉的距离隔绝了一切幻想。

但是有事没事，我们仍会一起回忆过去的点滴，吐槽自己在大学的经历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试探那点稀薄的可能，传达着自己对对方的关心。

寒假前夕，她捎来一段消息，武汉海鲜市场出现了未知的病毒，我嘱咐她早点回家，不要在武汉长待。到了大一寒假，我们约定一起回高中看看老师，顺带完成一下大学的宣传任务。

那是一个下雪的下午，时隔半年，我们又一次见面了，我瘦了一些，她染了头发，取下了那段蓝色的发带。宣传很成功，学弟学妹们很开心，我们也很开心，同样开心的还有我们的班主任。在下课后，一个小孩过来要走了我的联系方式，然后偷偷问了她一个问题。事后，她告诉我，小孩问她是不是我的女朋友，她说，现在不是。

也是从那天起，雪成了我思念她的寄托。每到冬天时，我都会想起那个雪衬托的下午，写一点雪与她的小诗。这些诗句都被我修饰了起来，掺进了我和她的回忆，并放在我的社交账号上，但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她其中的真意。

做完宣讲后，校长把我们考的还算好的集中了起来吃了顿晚饭。我编辑了一条消息，说我不回家吃饭了，但不小心发到了她的微信上，她说，好的，注意安全。

又过了几天，那个改变了所有人命运的事情来了。谁也没想到，那个小小的嘱托成了救命稻草。接下来的半年，我们都因为疫情在家上网课，虽然在同一座小小的县城里，但却无法见面，只能在线上交流。说来也怪，可能是疫情带来的压抑让人无处发泄，虽然无法见面，但我们的联络却越发频繁，除了没法见面，一切好像又回到了高中时期的节奏。她和我分享着生活的点滴，以及她那些我没有参与过的过去。

她从小就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，以至于被很多男生追求乃至骚扰过，从此患上了心病，害怕亲密关系。她很害怕，如果真的和我跨过那条线，我也会变得和以前那些男生一样。

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，这算是一种“回避型依赖人格”吧。

同一时间，因为大一上的一顿狂卷，我被我学校的一个老师相中，拉我进团队搞AI+商科，抱着啥都试试的心态，我答应了这位老师，开始兼修商科、计算机和法学。

大二下，疫情稍有缓和，我们分别返校，再次在地理上大江南北，但依然保持着在家隔离时期的交流强度。一个夜晚，她急匆匆地向我打来电话，说宿舍里闹了蟑螂，自己非常害怕，接下来的一个晚上，她都不肯挂断这通电话，让我听她诉说自己的境遇，从一只蟑螂，再到生活的委屈，再到异乡的孤独，我们聊了很久很久，到了不知道几点才结束对话。

由于这通长又长的电话，她被我的室友起了一个“蟑螂妹”的外号，而我更喜欢叫她“老女人”，因为她比我大2个月，却有着和年龄一点也不相符的外形。曾经的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菜，当时的我却越发觉得她可爱。

从这通电话开始，我们的关系又热烈了起来，那层界限好像不再难以逾越。有时，在吃饭时，她会故作矫情地说，今天我跟我朋友夸你了哦，你要不要夸夸我呢。在圣诞节时，她会称我为她的小花童。

又是一个深夜，不知从何开始，我们的话题越聊越深，终于绕回到了我们的高中时代，和那个草率的结尾。她说，她觉得我很好，但她很害怕异地，也很害怕因为爱情失去自我，也害怕失去我，她劝我不要再等她了，找个好姑娘重新开始。

我说，可是你是第一个能走进我世界，给我认可和鼓励的姑娘啊。

于是，她给了我一个承诺，她会努力考到中国政法大学读研，从而结束异地，如果到那时，我还能坚持不放弃，我们就在一起，去领证。相应地，我要好好过好每一天，好好学习，在她不懂得时候教他，好好锻炼，在她需要时抱起她。

她说，她以前在婚礼上看到过新郎抱不起新娘子，她不喜欢这样。

承诺同时也是一个诅咒。从那天开始，我仿佛打了鸡血一样，更加努力地在各种碰得到地方卷啊卷，竞赛、成绩、项目，只要能让我向她再靠近一点，我都吃得下去。不知不觉间，已经基本获得了保研的条件。那个看上我的老师也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，放弃法学，专修商科和AI，不再局限于跟他做项目，而是跟他做论文，走保研，他保证会给我最好的资源。

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诱惑力的选项，是和法学平行的两条道路。

法大非法专业入学，如果想获得法学学位，可以放弃第四年的保研，修五年制的双学位，完成两倍于正常学生的课业。走这条路，如果她失败或者放弃了，没能考上法大，需要我去找她的话，我就必须多花至少一年，这一年能带来什么变数，谁也不好说，我不想也不敢赌。

如果走保研，虽然会牺牲掉法学学位，并搭进大量时间做论文，但是能换得提前一年和她团聚的机会，为我们的未来提供一份保险。

与此同时，我们学校开始了交换生选拔，理论上排名靠前者可以去武大一个学期，如果我能夺下这个名额，我就可以暂时克服异地问题。

那时的我真傻啊，以为我们的间隔仅仅是地理，但其实，心的距离已经在不经意间拉远了。心远了，你地理上再近又有什么用呢？

于是，在同时努力准备双学位和保研的同时，我开始有意无意地试探她的口风，询问她如果我去找她，她会怎么反应。一开始她觉得，这样太对不起我了，法大的法即使去武大也属于自降水平，我问的多了，她便开始冷漠处理，直到我改变话题。

我真傻，我为什么不能信任她能做到呢，我怎么就忘了她那块心病呢。

但是时间不等人，随着年关的靠近，选择的交叉路口也越发逼近。我很清楚，我不可能再接下来一年里同时在这两条路上保持一样且高度的投入，这件事必须有一个了结。

于是，我开始用我在高中奋斗积累下的经验，在北京接各种家教，一方面了解北京的方方面面，为可能的未来做准备，另一方面积攒了一份小小的积蓄，以备一张突然的车票之类的不时之需。

时间推移到期末，我们的压力都很大，但也都对未来充满希望。她告诉我，她一定能学好，在期末取得好成绩，如果她做到了，就要请她吃火锅吃个够做奖励。

我说，好，同时也开始了我的计划。期末考完后，论文需要的技术、双学位需要的资质，以及交换、保研需要的成绩基本都已掌握在手，我想在吃那顿饭时和她沟通这些，和她一起选择一条最适合我们未来的道路。

可是，这顿饭到底没有吃成。

寒假期间，疫情又一次加剧，以至于我们那个小县城都传出了出现病例的传言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的聚餐一拖再拖。直到一天，她和我聊起她最喜欢的歌手。

在我们分居大江南北的期间，她迷上了歌手，学会了饭圈的那一套逻辑。我本不以为意，觉得只是一个爱好罢了，直到这个所谓的爱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羽毛。

那个晚上我刚处理完老板的工作，很累也很晚，但还是强打着精神和她聊天，她和我说，她很讨厌那些黑她爱豆的人，以至于她到深夜还得给她的爱豆打榜洗地。我已经累得有些反应迟钝了，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，你不如睡觉去，你的爱豆不会因为你的举动获得多少收益或者损失，他有自己的团队解决这些所谓的黑子。

这一句话点燃了炸药桶，她先是愤怒，然后是冷漠，最后是一言不发。

清醒过来的我向她道了歉，但还是被冷脸相待，只有小年大年的祝福能得到回复。

于是那顿说好的饭就被拖到了年后。我想，也许是我道歉的不够诚恳吧。于是情人节的前夕，我带了一瓶百合来到了她家门口，打通了她的电话，就像我第一次表白那样，想和她当面道歉和好。然后她就在电话里说了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冷的词：哥哥，你这样和道德绑架有什么区别呢。

听完这句话，我就带着花走了，那天晚上，召唤师峡谷多了一个心碎的千珏战神。原来我做的一切在她看来都是用道德绑架逼她就范啊，那你为什么要给我下那个该死的诅咒呢。

从那之后，我也得了心病，再也见不得法学的一点东西，为了它和她做出的一切看上去是那么的可笑可悲。我彻底抛弃了法学学位，再一次，用高强度的卷论文卷保研麻痹自己，没有了她，我越发习惯在深夜工作了。最后，我在大三拿到了保研名额，以及各种外保需要的条件。此时，距离“道德绑架”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。

保研一般需要准备一份个人简历和个人陈述。在一个深夜，我把我刚做好的简历发给了我已经保研成功的直系“师姐”，让她给我一些建议。发完后，我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

第二天，我才发现，半梦半醒的我没把简历发给师姐，而是发给了她。在一阵尴尬的沉默后，她先开了口，你发错人了吧，快点重新好好发，别耽误了。

和以前一样，我说，好。

顺着这个由头，我们又聊起来近况，我放弃了法学，她放弃了法大，我们都变了很多。渐渐地，我们谈到了那个绕不开的话题，那一年的冷战。

出乎我意料的，她先松了口，她说，为什么不肯等她呢，明明都说好了，她考上一切都会好起来，为什么要那么急着破坏一切呢。

是啊，她是个回避型依赖，是一只猫，而猫是只能等她主动靠近的。那些我以为是在努力奔向她的举动，反而让我们的心越来越远。

从这里开始，我也上头了，我诉说着她不在时我的委屈，我的疲惫，发泄着我的不满。发泄到一半，我没头没脑地问，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，我们还能重新开始吗？

她说我不知道，而长期无望的思念和保研的压力已经压垮了我的神经。我说，我们交往什么都不会变得，我们只是和以前一样而已，只是一个名分而已，一切都会回到最初，只要你点一个头。

她犹豫了，然后她说，好吧。

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我试图装作这一年的冷战从未发生过，像过去一样和她交流，掩饰起我因为这一年的高强度科研和学习产生的暴躁和粗糙，同时无视掉她身上那些陌生的饭圈味道，就像我们刚刚熟知时那样。但是时间终究是给我们两个刻下了不可修复的痕迹，我们早已经不是最初的我们，这段关系早已如履薄冰。

5月底的一个夜晚，我和她探讨起了未来，我问她，既然放弃了法大，你以后想去哪里呢，她说，她想去深圳，我说，好啊，那我也努力推免到深圳，我们以后在深圳安家。

在交往后这些天的别扭的交流间，这句话仿佛是从我嘴里挤出来然后再塞进手机屏幕里的一样，充斥着违和和扭曲，就好像是命中注定的那根封死棺材的长钉。

沉寂一天后，她表达了分手的意向，用一段长长的文字向我告别。在文字中，她说我很幼稚，说我是在pua她，她说她其实并不认可我，以及很多我从来没想到她能写出的话。

老实说，看完那些后，我很难过，不仅仅是因为她要离开我，更是因为她说的那些话，那些话让我觉得我曾经的一切努力都没有意义，就像那句该死的“道德绑架”一样。是啊，我很幼稚，可如果我不幼稚，我又怎会愿意奋不顾身地追逐你四年呢。

就好像，我只是刚刚才认识了真正的她，而她早一步认识到了真正的我。

我们并不像我们曾经聊过的那些青春题材的番剧中的主角一样完美，反而身上充斥着现实的苟且和丑陋。而我需要时间消化这一切。

但是没办法，我正处于推免的关键期，而且我的心也很乱，即使给我时间，我也没法很好地处理这件事，于是我决定先冷处理这件事，等推免尘埃落定再做打算，至少先解决地理障碍。所以对于她长长的告别，我只是简单说了一声“好的，晚安”。之后，我们便停止了联系。

接下来就是繁复而令人绝望的保研。我对法大商科在商科和计算机领域的跨保的估计还是过于乐观了，即使拥有前3%的成绩、大量的经历和见刊的成果，绝大多数被投出的简历还是在初试阶段就被打回，少数过的几个，也没法解决我的问题。

自然地，我也投了武汉大学，不出意外吃了拒信。但命运始终保持着它该死的幽默感，在我吃拒信后不久，我收到了武汉大学引用我论文的邮件。

9月27号，一无所获的我注意到了一份通知。这份通知仿佛量身打造的一样，是国科大在深圳的一个ai研究所，只招5名直博生，26号才开始招生。考虑到大部队已经在夏令营和预推上岸，在此捡漏并非绝无可能。如果能借此上岸，我将一次性解决我面对的大部分问题，并去往我梦中的樱华。有她在的地方，就是樱华。

9月28号，我完成了直博面试，当晚就接到了被拒的通知。是啊，虽然招生时间晚，虽然竞争对手少，虽然我发挥不错，但那毕竟是全国顶级的计算机直博，招收一个管理出身的非对口本科生想想都不可能。想到这里，我好像也就释怀了，只是脸上流下了不知是汗还是泪的水。

9月29号，颓废的我接到了一位关系很好的师姐的电话，这位师姐出身很差，但努力考上了某知名C9的博士。她接到一条消息，和法大平级的北京不知名大学B仍在招收我这个方向的学生，虽然借此上岸没法实现突破，但是至少能保证不亏，以她的经验，以后还有翻身机会。我麻木地接受了她的建议，并且顺利通过了面试，在系统开放接近24小时后极限上岸。上岸后，没有多少喜悦，有几分释怀。

但是，两个小时后，一通来自深圳的电话出现在我的手机通知上，让我如坠冰窟。那是来自我之前申请直博的那个深圳的研究所的电话，所里的有一位老师对我的面试表现很满意，虽然无法跨专业吸收我为直博生，但有一个空余的硕士名额可以给我。可惜，这电话来的太晚了，志愿填报已经通过系统提交录用了，我的头蒙蒙的，勉强听完了那位传达导师意思的学长的盛情邀请，然后尽可能冷静礼貌地表达了拒绝。

是的，命运从来都没放过我，时隔三年，它又用最残酷的方式跟我开了玩笑，再次教会我什么叫做错过。武汉也好，深圳也好，到底是镜中采花，水中捞月。

我不喜欢喝酒，但是那晚上，我喝了很多，一边哭一边笑，像一个剧院散场后的小丑倚靠在卧室的墙边，摆弄着我的把戏盒，我的手机。我在微信上发了很多话给她，跟她说了我保研的过程，还有我的痛苦、我的遗憾和我的祝福，发完这些后，我开始翻看我们四年来零零碎碎的聊天记录，然后一条一条的删除，直到删完，她也没有回复我。最后，我删除了她的微信和QQ。

后来，听朋友说，她考研一战失败了，毕业后不知去向。不久后，我用了四年的旧手机丢失了，里面还保留着几张我们高中时的照片。

人生毕竟不是故事，没那么多体面的结局。我们总觉得时间很慢，来日方长，我们静静地坐在时间的河畔，自以为是地看着未来的细水长流，一切仿佛都还来得及开始，却不知道，倏忽游过的那条小鱼，就是我们故事的句号。

再后来，我去了那所不知名的B大学读研。毫无预兆地，我被现在的导师派往武汉做事。买票的过程很顺利，短短几分钟的事情，坐车的过程也很顺利，从北京一路南下，只花了四个小时，就驶过了我四年的光阴。

想你的风，还是吹到了那座樱华城，可是城里已经没有你；汉江的水依然流淌，只是水中不再有我追寻的月光。